

守望者

■王雁翔

金桂怒放时，他会制作成桂花茶带给连队战友，还会亲手给连队做一次桂花糕。枇杷熟了，也不忘给连队送几筐。他觉得，能让连队官兵们分享这个小院里的花香与果实，是一件开心而幸福的事情。

前院树下，是绿茵茵的草坪。边上一个沙坑里有双杠。屋后空地，用一道半人高的砖墙隔开，右边三分之二是菜地，种着大白菜、菠菜、胡萝卜、香菜、小葱、碧绿摇曳。

左边养着14只鸡、6只鹅、两只鸭子。鹅望见生人，伸长脖子呱呱叫。寒冬腊月，小院里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

张保军刚来时，院里除了一排平房和两名值班站岗的战士，什么都没有。“刚来那段时间，心被一种无法言说的焦虑与烦躁紧紧揪着，从值班台上下来，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。”张保军转脸看向我说：“那是我生命中最煎熬的一段日子，情绪很差，脸上不停地长痘。”

他走出小院，想把内心的无助与疼痛抖落掉，但院外旷野比院内更寂寥。夜里躺在床上，听着风在屋外的电线上尖啸，他睁着眼久久无法入睡，连队生活的欢欣与热闹，潮水般拍打着他的心房。

他心里的不知所措不敢跟队长讲，担心说错了，老同志对自己有看法。张保军说：“孤独与无限寂静，像一个漩涡，如果不及时挣脱出来，不仅影响工作，还会损害身心健康。”

张保军将目光落在荒芜的房前屋后。屋前一片空地是旧营房拆除后留下的地基。他利用一切休息时间，甩开膀子将地里的碎石烂砖清走，再从远处拉回泥土填进去，种上草坪、枇杷和金桂。“树苗刚种下时，还没镰把粗。”张保军笑着说，眉眼间有一种不易觉察的欢欣。

在汗水与忙碌里，小院渐渐变了模样，张保军的心也如春风吹过池塘，慢慢起了涟漪。两年后，张保军由值机员被任命为台长。

三

“我的班长叫张保军，国字脸，板寸头，眼睛炯炯有神。在我沮丧、失落时，如果没有他的温暖，我也许会不辞而别，干下后悔一辈子的傻事……”这是四号台站战士小丘的一段文字，满满两页，没有日期，纸页已经发黄。小丘退伍后，张保军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这份内心独白，夹在影集里珍藏着。

想家心烦时，张保军会翻出这两页文字，一个人在寂静里读一遍。12岁的儿子内向、腼腆，不愿与人交往，妻子杨漫漫很忧虑，劝他早点转业，回去陪陪孩子，也许能改变儿子的性格。一头是自己热爱的军营，一头是日夜思念的家，他的心有时会在这两种牵挂之间荡得很痛。

连队考虑张保军是老同志，在四号台站工作时间不长，曾两次想调整他回连队，都被他婉拒。

小丘退伍已经10年，张保军至今仍跟他保持着兄弟般的战友情。小丘是广东客人，上来刚半个月，就被站里枯燥单调的生活绊住了脚，人变得焦躁不安。

张保军心里清楚，小丘的心态变化，是新战士初到这个小环境的心理不

适，并非思想问题。张保军每餐都会想着法子做一道客家菜，但面对他的各种努力，小丘皆以沉默或一种无所谓的情绪抵触。了解到小丘酷爱武术，张保军托人买来咏春拳谱，又跑到附近镇子上花钱请木匠按图做了一个木人桩。

那天，看到张保军汗湿衣背扛回咏春拳木人桩，将那个沉重的木家伙在屋前草坪上竖好时，小丘再也忍不住了，他一把抱住张保军放声大哭：“班长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工作，当个好兵……”

“怎样的兵才算个好兵？”张保军问。

“像你一样，爱岗敬业，以站为家，工作上不出任何差错。”张保军笑着说，战机升空就是作战，每架战机升空与凯旋，都离不开机翼下无数官兵的默默守护。虽然岗位不一样，但每个军人肩上的使命是一样的。学会把个人意愿融入部队建设之中，忠诚与使命会成为我们成长进步的力量之源。话短语重，小丘和张保军之间隔了近半年的“栅栏”一下子没了。

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，小丘的泪水和笑脸，像一缕缕走进张保军心灵深处的光，一直亮在心里。

“其实，那时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，学习室配了空调、电视、流动书箱，厨房里换上了燃气灶和抽油烟机，看天洗澡的太阳能也换成了电热水器，但由于地域、家庭背景、生活阅历不同，不同兵龄的战士之间存在认知差异，说到一起，玩在一起，都有一个过程。距离感和这里的寂寞环境，会让新战士产生孤独、寂寞，甚至焦虑和失落感。”张保军回忆说。

没有使命感支撑的热情是短暂的，但要把新战士的从军热情，转化为一种坚定理性的人生追求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从值班台上下来，张保军带着小丘种菜，给他讲各种蔬菜种植方法，鸡鸭鹅的生活习性。有时，他会跟小丘就某个人生话题展开辩论赛，没有裁判，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每次抢修导航设备，张保军都会把小丘叫到身边，某个元件为何会出问题，怎样判断，如何修？他不厌其烦，一边修一边教。

坦诚的心离不开彼此交流了解的平台。这个寂静小院里的值班岗台、学习室、菜地，皆是张保军和战友情感交流和成长的舞台。

看着一个又一个新来的战士跟小丘一样，摆脱孤独与失落，脸上笑容像树上金桂和枇杷如花如期绽放，不断被评为“优秀士兵”，张保军的心里常会生出一种难以表达的快活。

寒来暑往，在这个寂静的小天地里，张保军像兄长一样带着一茬茬战士默默坚守成长，从这里出去的十名战士皆成了场站的专业骨干。

在这个偏远小院里，四号台站3次荣立集体三等功，张保军2次荣立个人三等功，多次被上级表彰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四有优秀士兵”。

导航技师资格考核，是导航专业的“天花板”，要摸上它有两个条件，一要在该岗位上干满14年才能考；二是难度大。许多战友考了多年都没过，张保军从中级、高级到技师，3年时间皆是一次通过。

现在，张保军既是四号台的台长，又是场站五个小散远台站的总负责。尽管这些台站的台长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，台站之间有视频系统，工作很方便，但他仍保持着老习惯，风雨无阻，每周徒步两小时，到每个台站跑一趟。他笑说：“战机和战友的安全，就是我们守望的全部职责和追求。”

四

早晨6点，起床号响起。不到3分钟，张保军和两名战士已干净利索地整好了内务。

小站早操与连队不同，没有铿锵有力的跑步声和口号声。两名战士在门前列队集合完毕，张保军三言两语安排过当天工作，就在“解散”声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

院外的旷野和远山，还笼罩在黑沉沉的夜色之中。屋后公鸡高亢的打鸣声，划破朦胧的曙色，在寂静里传出很远。

“如果飞行训练早，我们4点就要起来。”张保军走进机房，开机、检查设备运行情况，向连队报告。

下士罗流承在单杠上锻炼，上等兵何文兴在室内跑步机上跑步。半小时后，何文兴与罗流承交换场地，继续体能训练。

做饭三人轮着转，一人一天。张保军今天下厨，除负责院子、各房间卫生清扫和哨位，他还担负机房值班。因场地受限，他将自己的体能训练放在了下午。

7点30分早餐上桌：小米粥、馒头、五花肉炒白菜、凉拌黄瓜、煎鸡蛋、蒸腊肠。“怎么样？包菜用手撕，炒出来是不是比刀切的口感更好一些？”饭桌上，张保军也不忘教罗流承和何文兴厨艺，“腊肠用热水洗干净，上锅蒸20分钟就好。蒸过了，口感会发硬。”

何文兴是纳西族，罗流承是普米族，两人都来自云南。教台里每个战士学会做饭，是张保军的一项重要工作。21岁的何文兴来自丽江一个偏远山村，4岁爷爷去世，8岁时父母外出务工，一直跟着奶奶长大。

“我在家没做过饭，跟着班长学了一个月，现在会炒五六个简单的家常菜了。”何文兴笑眯眯地说。

因战机跨昼夜训练，机房值班要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。晚上10点，张保军让何文兴按时休息，将在屋顶观鸟的罗流承换进机房值守，自己转身上了屋顶。

屋顶一桌一椅，视野辽阔，能看到远处村镇上隐隐的灯火。夜里气温骤降，没有风，刀片般的冷无声、缓慢、坚定地四面袭来。若观察到夜间活动的鸟群，张保军要第一时间通报塔台驱鸟席上的战友。

夜色中，繁星闪烁，战机不时从头顶呼啸而过。轰炸机携带着一种重拳出击的巨大轰鸣声，使大地与夜色有隐隐的震动感。

立在冷风里的张保军能从机身与呼啸声准确判定出战机的临空高度、远近，也能从黑夜的深度判断出第二天的天气。

无限寂静里的巨大轰鸣，常让他想起铁血纵横的疆场，还有故乡安静祥和的院落……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阳春三月，在辽沈地区农村，正是吃小根蒜的时候。近些年，随着人们对绿色食品推崇，小根蒜也从乡下进了城，在农贸市场占有一席之地，甚至摆上了大酒店的餐桌。我这个从小挖小根蒜、吃小根蒜的农家子弟，虽然久居大城市，却留恋小根蒜的口味。每到这个时节，我总要去农贸市场买上一些。回到家，清洗干净，蘸着酱大快朵颐，那鲜香的滋味又勾起我很多美好的回忆。

小根蒜，也称野蒜，蒜头有花生米大小，茎叶约有半根筷子高，通体皆可食用，有一定的辣度，蘸酱吃格外爽口。小根蒜煎鸡蛋，算是比较讲究的农家待客菜肴。当春寒料峭，辽东山区的柳树尚未泛绿，田垄地头已有小根蒜迎风抖动，给荒凉裸露的土地抹上淡淡的绿色，带来春天的讯息。计划经济年代，正值春荒，农家窖藏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等主打蔬菜消耗殆尽，小白菜、菠菜、韭菜等时鲜蔬菜又没长成，青黄不接，农家饭桌上多为咸菜大酱，单调乏味。常言道：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人们把食用野菜作为弥补蔬菜不足的一个途径，而挖小根蒜则首当其冲，成为一项独特的农事活动。

挖小根蒜的生力军是各家的孩子，我们从五六岁开始就从事这项劳作。待春阳爬上山头，小伙伴们挎着柳条筐，手拿镰刀，相约走出家门。到了地头，大家分散沿垄沟行进，专意寻找茎粗叶长的小根蒜采挖。偶尔有人会挖出玻璃球大小的蒜头，就大呼小叫，众人聚拢一起，抢在手里议论品评。一阵吹风吹过，继续寻找采挖目标。山沟里的寒风吹在脸上，一阵阵麻痒，钻进棉袄里让人冷得打激灵，两只小手也冻得通红，但想到小根蒜那鲜辣味道，我们毫无惧色，执着地采挖，直到心满意足地满载而归。

上小学了，我们就在放学后采挖小根蒜。升入中学住校，周末回到家，我放下书包就挎上柳条筐，重操旧业。直到我应征参军，才告别了小根蒜。

不承想步入军旅十几年后，我竟然又和小根蒜接上了情缘。我履职炮兵旅后勤部部长后，有一天，去设在山沟里的弹药库检查工作，看到担负警戒任务的连队餐桌上只有白菜炖土豆，伙食十分单调。我问连队干部为什么不配备小菜调剂口味？回答是山沟里条件不便，买不着食材。怎么办？我抬头看见周围的山坡，猛然想起小时候采挖小根蒜的经历，估摸地里可能长有这东西。我叫司务长带上铁锹，随我去探个究竟。走到地头，我一打眼就看见了迎风抖动的小根蒜，乐得连声叫好。我挖出一把，向司务长介绍儿时采挖小根蒜的经历和它的食用价值，要求每天安排人采挖。当晚，饭桌上摆上了小根蒜蘸酱，战士们吃得满口香辣，纷纷叫好。

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市场不流通，东北地区的部队仅靠冬储菜过冬迎春，普遍

老兵的姿态

■胡蜜蜜 谢 迅



副刊
往期美文
扫一扫，听长征

地转过头说：“我还是带个人出去找找吧，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。”得到批准后，他毫不犹豫地冲进了雨雾。那个消失在大雨中的背影，让我们心中泛起一阵感动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雨幕之间由远及近驶来一辆三轮车，是老李带着从老乡那里借来的发电机、抽水泵驶进营区。车刚停稳，大家就激动得一拥而上，搬机器的搬机器，接电线的接电线，三五除二就将机器装好，开足马力开始排水。

在大家的相互配合之下，积水涨势得以控制，此时的老李浑身湿透，却一直坚守在第一线。雨雾中，这位老兵的姿态犹如一尊青铜雕像，让人油然而生一份信任和力量。

回到生活中，我们既是战友又是朋友，在某些生活的瞬间，老李也总是表现出一名老兵的与众不同。去年退伍季，大家排队欢送老兵。只见老李走上去，和退伍老兵们一一告别。他就好像第一次见面一般，上上下下对着老兵们细细打量，捏一捏肩、拍一拍背。对视时，他的双眼渐渐滴满泪水，泪水划过满是沟壑的脸颊，在干燥的皮肤上留下一道血线。虽然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但退伍老兵队列里很快传来轻轻的抽泣声。片刻后，老李努力地克制情绪，面向老兵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那一瞬，每个人都读懂了一名老兵对战友的真挚情感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老李的父亲也当过兵，曾被授予战时三等功。受父亲的影响，他从小的愿望就是参军入伍，当个好兵。

春天的阳光下，我常常看到老李在操场上带着战友们训练。循声望去的时候，很容易在队列中认出他，挺拔的军姿，标准的动作，坚定的目光，铿锵有力的声音，那是属于一名老兵的姿态……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一过惊蛰，天气暖了起来。田野间泛起青绿，麦苗抽出了新芽。一声急促的哨音从旁边的雷达站传来，官兵们在老李的组织下，开启了一天的训练生活。

老李其实并不老，才30出头，只因在连队待的时间长，平日里又是一个热心肠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李。

他个子不高，身材匀称，方脸膛，鹰眉剑目，深邃的眼神里透着岁月的风霜和坚韧。纵横交错的皱纹在整个面孔上四散分布，随着“嘿嘿”的笑声起伏，像极了军衔上的一道道“拐”。

一个老兵的“老”，并不是表现在脸上的风霜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担当。在他那一亩三分地的业务中，就没有老李拿不下的活儿，一谈起连队的情况更是如数家珍，活脱脱的一个“连队万事通”。去年7月，驻地发生特大洪涝灾害，十几天的暴雨让原本一马平川的豫北成为一片泽国。

由于连队四周筑有围墙，加之周边地势平坦，内部积水难以排出，营区内涝严重，光纤电缆被淹水下，供电受到严重影响。无论我们怎么尽力排水，都无法赶上雨水倾泻的速度，焦灼的气氛弥漫在营区中。

一直在奋力排水的老李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开始到处打电话联系，试图寻找发电机、抽水机。地方也受灾严重，相关设备都优先供给发电厂、水厂、医院等关键民生单位了。

大雨依旧下着，夹杂着“轰隆隆”的雷声。望着逐渐上涨的积水，老李焦急

大地的铁

(外一首)

■温 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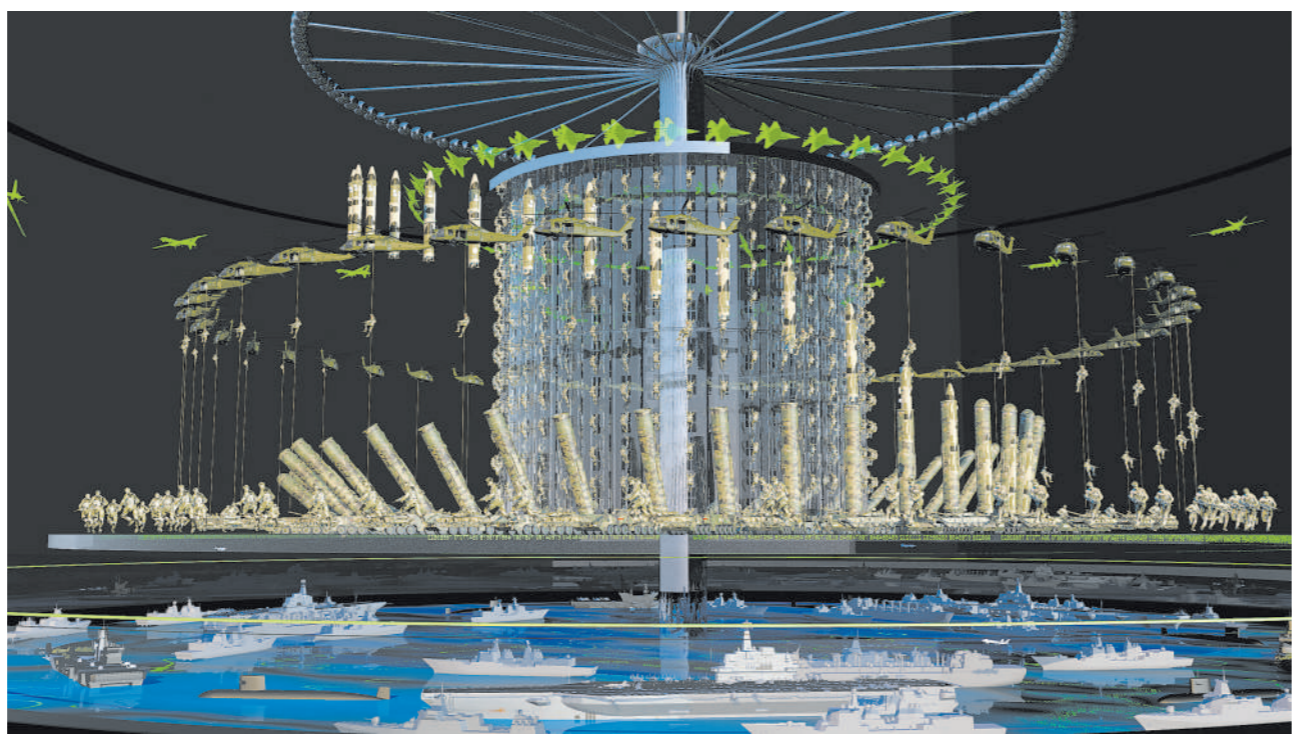
国门前的每一处战场
都埋着牺牲的线索
一直在人世间断续闪亮

无数英雄的子孙
遥望血脉指引的方向
那些捐躯者
慢慢成为父辈和祖辈
骨头挺作一杆杆不屈的钢枪
他们要再次冶炼出大地的铁
继续撑起一个伟大的脊梁

烈士遗骸返乡

最高的礼仪是送入土地
这冒着火星的游子
是一颗颗震撼人间的惊雷

家乡就是新的战场
士兵就是十万亲人子弟
把国门搬回家门
头枕田垄安息
烈士曾是散落的星辰
如今温暖着童年的梦乡
在每一株庄稼上
结成金光闪闪的谷粒



长 征

第 5433 期

科技强军(装置)

夏荷生作